

doceriver 文川網
入駐商家 古籍書城
在文川網搜索古籍書城 获取更多電子書

臺北市志

卷四
社會志

語言篇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監修 吳伯雄
主修 王月鏡

臺北市志
卷四
社會志
語言篇

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編印

臺北市志卷四社會志語言篇

目 錄

第一章	概說	1
第一項	漢語及閩南語	1
第二項	臺灣閩南語之來源、現況與特色	6
第三項	語料來源及相關說明	11
第二章	台北市閩南語之音系	15
第一項	聲母	16
第二項	韻母	19
第三項	聲調	25
第四項	音節結構	27
第五項	連音變化	28
第六項	不同年齡層詞彙比較表	31
第三章	閩南方言詞彙	183
第一項	概說	183
第一目	詞的辨認	183
第二目	複合詞之種類	187
第二項	詞類介紹	198
第一目	名詞	198
第二目	地方詞	202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第三目	時間詞	204
第四目	定量式複合詞	206
第五目	定詞	210
第六目	量詞	213
第七目	方位詞	220
第八目	代名詞	221
第九目	動詞	228
第十目	形容詞	243
第十一目	副詞	249
第十二目	介詞	256
第十三目	連接詞	258
第十四目	語助詞	259
第十五目	感歎詞	260
第三項	構詞類型	261
第一目	重疊	261
第二目	詞頭	264
第三目	詞尾	264
第四目	插詞	266
第四章	閩南方言句法	267
第一項	概說	267
第二項	語句類型	268
第一目	小型句	268
第二目	完整句	270
第三目	合成句	277

第三項	語句結構	278
第一目	並列結構	278
第二目	主從結構	280
第三目	動賓結構	285
第四目	動補結構	293
第五目	連動結構	296
附錄一	常用詞彙舉例	301
附錄二	其他語料	357
故事		357
劇本		369
俗諺		380
謎語		383
歌謠		385
長篇歌詞		389
改寫「實用臺語會話」舉例		404



第一章 概 說

第一項 漢語及閩南語

我國幅員廣大，民族衆多，每一民族各有其語言。就其大者而言，我國境內之語言分屬四大語族：漢藏語族、阿爾泰語族、南亞語族及南島語族。漢藏語族中最大之一支為漢語，亦為我國主要之語言，目前使用者達九億餘人，故通稱漢語為「中國話」。

「語族」意謂「語言之家族」，屬於同一語族之語言皆有親緣關係，源自同一遠祖。此種親緣關係奠基於各語言結構之比較，可從語音、詞彙及文法等各種層次加以論斷，彼此之對當情形可用規律加以描寫。對當之意義在於顯示此類語言之間絕非因移借而有類似之處，實乃同一祖語之後代子孫，歷經長遠之演變及地域之分隔，致成今日大同小異之面貌，而循行於語言結構內之血脈並無二致。

漢藏語族或稱印支語族，為世界最大語族之一，目前可以肯定之支系有漢語、藏緬語等，至於侗傣語及苗僂語之歸屬仍有爭論。

此一語族之共同特點為單音節性。所謂「單音節性」並非指稱此種語言中之「詞」為單音節，如漢語中即有「我們」、「天氣」、「圖書館」等多音節詞。但組合成詞之單位，亦即語言中具有意義之最小單位—語位，通常皆為單音節。僅有少數之例外如「葡萄」、「邏輯」等，可能為自外語借入之詞彙。換言之，在此種語言之中，每一音節均為重要之語言單位，藉此語位組成語詞，合成語組，造成語句。

以往認為具有聲調系統亦為漢藏語族特點之一，最近之研究已發現藏語方言有無聲調者，如安多方言。即以拉薩方言為例，如分別長短元音及塞音韻尾，亦可認為僅有高低兩調。聲調極有可能自韻尾輔音演變而來。故具有聲調系統，目前僅可視為現代漢語方言之共同特徵。漢語之聲調可追溯至詩經時代，距今約二千五百年左右。在此之前，亦有可能來自韻尾輔音。

以漢語而言，動詞缺乏形態變化為一大特色。如藏語動詞有現在式、完成式、未來式、命令式之不同，動詞詞幹因時態之不同產生形式上之差異，可以使用不同之詞頭，改變主要元音等；而漢語動詞則始終不變，僅增加不同之語位如「了、著、過」等，表示完成、繼續、過去等情貌。此一情形在漢語各種方言中皆無例外。

漢語在漢藏語族中為最大之一支，按目前之研究分為七種方言：官話、吳語、湘語、贛語、客家話、閩語、及粵語。方言之下有次方言，次方言之下復有小方言。自其異者而言，則可分至數十數百；自其同者而言，則皆為同一漢語。

甲方言與乙方言之關係與分色譜類似，接近之方言顏色僅有微細之差別，乙方言至丙方言亦有微細之差別，但甲與丙之差別必大於乙與丙之差別。如此類推，則許多微細之差別終將積累為相當鉅大之不同，以其遠者而言，彼此幾無法交通，以其近者而言，則略有困難而已。如將地域之遠近疊合時間之古今，對今日漢語方言之差異，當可有較親切之了解。

民國二十六年李方桂先生發表「語言與方言」一文，已對漢語方言之區分提出概略之看法，與趙元任先生民國二十三年語言區域圖中之分類大體相近，該圖見於上海申報印行之中華民國分省新圖。

其後討論者頗不乏人，各自引用個別方言之語音特徵，作者曾歸納各種特徵提出原則性之看法：

「以漢語語音史為根據，用早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大方言；用晚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次方言；用現在平面性的條件區別小方言。早期、晚期是相對的名詞，不一定能確指其時間。條件之輕重以相對之先後為序，最早期的條件最重要，最晚期的條件也就是平面的語音差異了。」

依據此一原則，選擇條件仍須注意其性質。性質可從兩方面考慮，上段引文中所說之歷史性與平面性著重在時間之先後。另一性質即為條件之普遍性與獨特性。涵蓋面較廣之條件對每一方言皆具有重要性，演變之情形需一一說明；而涵蓋面甚窄之條件，或即為某一方言之特點。兩種性質之條件可以彼此配合，歷史性之條件可以具有普遍性，亦可具有獨特性，而平面性之條件亦然。就方言區分之需要而言，如能以少數條件將方言作清楚而適宜之區分，自為上策，故普遍性之條件較易入選。然而獨特性之條件範圍雖窄，卻有明確不二之優點，故兩者皆有意義，可以各適其所。

從語言演變之歷史立論，早期分出之方言可能保存若干母語之遺痕，及母語產生音韻演變後，則晚期分出之方言已不可能保有變化前之語音現象。分支之時間愈早，成為大方言之可能愈大，故採用早期歷史性條件區別大方言具有堅強可信之理由。以漢語而言，何時可以稱為早期？如以隋唐中古音以前作為早期可能最為合適，下文採用之條件冠以時間意義並非十分明確之「古」字，其目的即在於用一「古」字涵蓋周秦上古音及隋唐中古音。惟此一說明仍有籠統之病，如牽涉大方言中次方言之條件時，早晚甚難確定。一方

面因目前對漢語史之了解，尚不足以為每一區分條件肯定確切之特點；另一方面，早期分出之大方言業已形成次方言時，其他大方言可能尚未自母語中析出，如閩語為早期分出之大方言，其次方言如閩南語、閩北語產生差異之時代可能甚早。

以下即以有普遍性及有獨特性之兩種條件區分漢語之大方言，如條件已能充分顯示各方言之不同，則同類之條件即不再重複。普遍性之條件在各方言之讀法可能皆有差異，必須詳細說明；獨特性條件為顯露特色而設，故以正負號即足以表示。

普遍條件	官 話	吳 語	湘 語	贛 語	客家話	閩 語	粵 語
一、古全濁塞音聲母b-、d-、g-之演變	清化，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	濁，送氣	濁，不送氣，或清化不送氣	清化，平仄皆不送氣		清化，大致不送氣，小部分送氣	平上送氣，去入不送氣。文讀與官話同
二、古塞音韻尾-p、-t、-k之演變	消失，或併為-ʔ	併為-ʔ	消失	併為-ʔ；或兩種-ʔ、-t；或三種-p、-t、-ʔ	保持-p、-t、-k三種	消失；或併為-ʔ；或-k；或-p、-t、-k；或-p、-t、-k、-ʔ	保存-p、-t、-k三種
獨特條件	官 話	吳 語	湘 語	贛 語	客家話	閩 語	粵 語
三、古知徹澄母字讀t-、t'	-	-	-	-	-	+	-
四、古次濁上聲「買馬理領曉」等字讀陰平	-	-	-	-	+	-	-

表中條件一、二兩條已可將各大方言作清楚區分，三、四兩條專為閩語及客家話而設。按條件而言，閩語之定義為：「一種方言，古全濁聲母今讀清化，大致不送氣，小部分送氣；古塞音韻尾則有多種不同之演變，或消失，或併為-ʔ或-k，或保存-p、-t、-k三種；或成為四種-p、-t、-k、-ʔ。但各次方言皆讀古知徹澄母字為舌尖塞音t-或tʰ-，甚有系統性。」

舉例而言，如古定母字之聲母為d-，今閩南語大致讀t-（勿），如「條、堂、地、豆」等字，但亦有讀tʰ-（去）者，如「桃、頭」等字，分讀之條件不明。

閩語舊說分閩南、閩北，因兩者之區別甚大，故有將閩南語與閩北語獨立為大方言者。最近之調查復在閩語之中分出閩東、閩中及莆仙三區，與舊有兩者合為五種次方言。福州話舊說為閩北方言之代表，今則歸之於閩東。

閩南語在塞音韻尾方面具有四種，除大致保存-p -t -k 尾之外，尚有喉塞音尾-ʔ，一般而言，較其他閩語次方言為多。如福州僅餘一種-k，或記為-ʔ；莆田亦僅-ʔ一種；福安或記四種，與閩南相同，或記一種，已合而為一。如閩南語「答tap₂、值tat₂、逐tak₂、踏taʔ₂」，四字之韻尾各有不同，而福州話則皆變為-ʔ。

知、徹、澄母指「桌、折、陳」等字，閩語各方言皆讀t-、tʰ-、t-，並無例外。故以此條作為閩語之獨特條件，亦為各次方言之共通條件。

閩語次方言之不同，除上述塞音韻尾之外，另一特色為古鼻音聲母字在閩南今讀濁塞音，如「米」為^cbi，「奴」為^clɔ，「五」為^cgɔ。閩東之福州仍讀m-、n-、ŋ-，而莆仙方言則變讀為p-、t-

、k-。○

關於閩南語之特色，下文仍將有所論列。此處在於說明閩語為一大方言之理由，並顯示閩語之下，尚有閩南、閩東等次方言之不同。

第二項 臺灣閩南語之來源、現況與特色

閩南語通用之地區甚為廣大，以地域而言，閩、粵、臺、瓊、浙南及海外使用閩南語者人數衆多，其他國內地區如江西、四川、廣西據聞亦有方言島之存在。以語音差異而言，可將閩南語再分為以下之方言區：

- 一、閩南：廈門方言、漳州方言、泉州方言，亦有人另列龍岩方言與大田方言，認為與前三者頗有差別。
- 二、粵東：潮汕方言，如潮州話、汕頭話。
- 三、海南：海南方言通常以文昌話為代表，與樂會、萬寧、澄邁、海口之閩南語皆大同小異。
- 四、浙南：溫州方言、舟山方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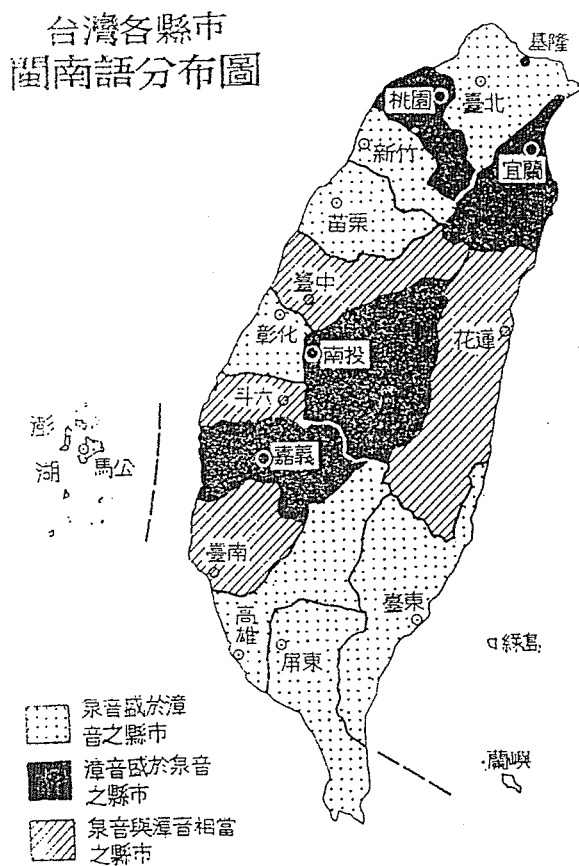
臺灣之閩南語主要來自於廈門、漳州、泉州等地，但亦有潮汕方言。廈門話通行之範圍最廣，可視為閩南語中之標準語，大體具有兼容並包之特色。

一般而言，臺灣閩南語有「漳州腔」及「泉州腔」之別，兩者之間，大同小異。彼此通話毫無困難，僅少數用字有微細之差異。

漳泉之別顯示臺灣漢人移民之來源。早期移民始自宋代，以澎湖為中途站。大量移民則自明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公元一六六一年）鄭成功自荷蘭人統治之下收復臺灣開始，當時移民主要

即來自漳州與泉州。

二十年前作者根據當時臺灣省通志稿人民志氏族篇及語言篇，參考臺灣各縣市志稿人民志、人口篇或語言篇，以人民之籍貫為依據，繪製「臺灣各縣市閩南語分布圖」，引錄如下：



籍貫之不同是否即代表方言之差異，無法確定。時至今日，因交通發達，遷徙方便，工商繁榮，婚姻結合等種種原因，語言亦隨之參雜。故臺灣之閩南語具有不漳不泉、亦漳亦泉之特色。

就已知之語言資料而言，漳音及泉音之不同約有以下數種：

一、聲母方面：

漳州	泉州	例	字
dz	l-	日dzit ₂ ; lit ₂ 尿dzio ² ; lio ² 字dzi ² ; li ²	

漳泉相同之聲母共有十七：p p' b m 、t t' l n 、ts ts' s 、k k' g ŋ、ŋ。其中b l g與m n ŋ成互補分配狀態，後者出現於鼻化元音及成音節之鼻音韻母之前，如：棉_cmĩ、軟^cnŋ，吳_cŋɔ，而前者則出現於其他韻母之前，如：眉_cbai、來_clai、我^cgua。為清楚起見，兩類音不加合併。l亦有方音讀如d者，僅表示舌尖部分有一濁音而已，其為塞音或為邊音，並無二致。

惟一不同即表列之dz與l，顯示漳泉之差異。如以廈門音而言，亦有兼具二音，兩讀並存者。

二、韻母方面

漳州	泉州	例	字
i	w	豬 _{cti} ; _{ctw} 去k/i ² ; k/w ² 魚 _{chi} ; _{chw}	
e	ə	短 ^c te; ^c tə 坐 ^c tse; ^c tsə 螺 _{cle} ; _{clə}	
e [?]	ə [?]	雪 _{se[?]} ; _{sə[?]} 絕 _{tse[?]} ; _{tsə[?]}	
e	ue	雞 _{ke} ; _{ckue} 買 ^c be; ^c bue 賣 _{be²} ; _{bue²}	
e [?]	ue [?]	八 _{pe[?]} ; _{pue[?]} (拿)t/e [?] ₂ ; t/ue [?] ₂	
ue	ə	皮 _{p/ue} ; _{p/ə} 飛 _{pue} ; _{pə} 過 _{kue²} ; _{kə}	
ue [?]	ə [?]	襪 _{bue[?]} ; _{bə[?]} 月 _{gue[?]} ; _{gə[?]}	
ue [?]	ui [?]	血 _{hue[?]} ; _{hui[?]}	
ē	ĩ	病 _{pē[?]} ; _{pĩ[?]} 星 _{cts/ē} ; _{cts/ĩ} 硬 _{ŋē²} ; _{ŋĩ²}	
uaĩ	uĩ	關 _{kuaĩ} ; _{kuĩ} 橫 _{chuaĩ} ; _{huĩ}	
in	un	斤 _{kin} ; _{kun} 巾 _{kin} ; _{kun} 銀 _{gin} ; _{gun}	
uĩ	ŋ	飯 _{puĩ²} ; _{pŋ²} 卵 _{nuĩ²} ; _{nŋ²} 黃 _{cuĩ} ; _{cŋ}	

較為顯著之差異大體如上，其他尚有零碎現象，不一一列舉，臺灣其他次方言頗有依違於兩者之間略有合併者。

三、聲調方面

臺灣之閩南語通常皆為七調：陰平、陽平、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上聲僅包含傳統之陰上，濁母上聲字歸入陽去。各地聲調之調值通常皆略有高低之不同，但漳音與泉音之間並無一致性之差別。

就臺灣閩南語之特色而言，與福建南部之閩南語幾乎完全相同，僅詞彙部分有少數受到荷語及日語影響者。就其大者而言，可以略舉如下：

一、文白夾雜

漢語各方言皆有文白讀音不同之問題，如國語中，「白」有ㄅㄞˊ、ㄅㄞˊ兩讀，「學」有ㄒㄩˊ、ㄒㄩˊ兩讀，前一讀音即為白讀，或稱白話音；後者為文讀，或稱文言音。閩南語中文、白讀音極為豐富，在漢語方言中為少數層次對比極為整齊之方言。

所謂文、白通常指其音讀應用之場合而言，讀書時用文言音，說話時用白話音。其來源可能為古今語言積疊或方言語音借用之結果。經過長期之演變，文白兩讀有時完全參雜，使用者既不知何者為文讀、何者為白讀，亦毫無使用之場合可藉以分辨。如其中一讀消失，則語言中可能僅遺留另一讀法，故有時文白完全同音。此一情形在閩南語中最为突出，白話與文言有時在同一詞彙中出現，如「講話」之講為⁶kɔŋ，「演講」之講為⁶kaŋ，但前者為文讀，後者為白讀。使用者實無法加以分別，必須研究者從有對比之音讀著手，一一比對，始能釐清，並須注意整體之現象，不能從一二讀音立

論。換言之，系統之現象必須藉層次表現，整體之文言層、白話層代表語言之積累現象，零碎讀音有時為方音移借，有時可能為例外演變，難以作肯定之推論。

根據目前之研究，閩南語中白話層為基本之語言層，其音韻現象保存許多古音之遺痕，可以證明閩南白話音約在東西漢之際自北方分支南來；而文言層則為隋唐之後自北方話借入之音讀。從一般使用者觀之，無須分辨兩種層次，從研究者之角度而言始有分辨之必要。

舉例言之，閩南語中數目字自一至十有兩種音讀，一種用於日常計數，一種用於說明電話號碼等，前者為白話，後者為文言，使用者習以為常，不以為奇。

二、保留古音痕跡

上文第一項說明區分方言之條件時，已提及一二，綜合言之，其犖犖大者有以下數點：

(一)保存古雙唇音：古音中部分雙唇音字受韻母之影響，在其他方言中大致變為輕唇，雙唇音即今之p p'，輕唇音即今之唇齒音f v等。如飛、放、芳、蜂、肥、房、浮、縫等字，國語已變讀為f-，而閩南語仍讀p-或p'-。

(二)保存古舌尖塞音：古音中所謂知徹澄母字，如「中、趁、茶、柱」等字，在國語已變讀為捲舌音，而閩南語仍讀t-或t'-，與上古音相同。

(三)保存古音韻尾：閩南語大致皆有-m -n -ŋ三種鼻音尾及-p -t -k三種塞音尾，皆與古音無異。另有-ʔ尾亦自-p -t -k演變而來。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三、獨特語音現象

除保留古音成分之外，閩南語復有若干較為獨特之語音現象，與其他方言不同，亦能代表閩南語之特色。

(一)聲母系統中無f-音，借入之方言中如有f-聲母字，即以h-代替。如文讀「分」字為chun，與白讀cpun不同。

(二)舌尖部位之塞擦音及擦音僅有一套，在中古音屬於精、莊、章三母之字今讀皆為ts-，屬於清、初、昌三母之字皆讀ts' -。

(三)韻母中鼻化韻甚為豐富，如ĩ ä iũ uã等，又有成音節之鼻音m ŋ等，此類韻母除代表原有鼻音韻尾之消失外，亦有受鼻音聲母之影響而產生者。前者如「天」ct'ĩ、「行」ckiã、「甜」ctĩ，後者如「麻」cmuã、「鬧」naũ²、「五」^cŋõ。

(四)通常每一語位除單用時之聲調外，尚有連用時之聲調，兩者各不相同。如「天」為t'ĩ44，而「天氣」則為t'ĩ33 k'i11，「天」字之高低不同。

有關語音之情形，下章將作進一步詳細之介紹。

第三項 語料來源及相關說明

臺北市之方言為臺灣閩南語之一種。數十年來，北市已成為國內政治、文化、經濟之中心，人口之增長更為驚人，民國四十八年時約四十八萬人，目前已增至兩百萬人，因此臺北市方言之情形成為臺灣閩南語之精簡縮小圖。換言之，上文所云不漳不泉亦漳亦泉之特色更為顯著，原有漳泉之分，亦轉為一字多音之現象。語音中微細之差別在不影響語意溝通之情形下，使用者毫不措意。對於此一現代化大都市之方言如何分析說明，可有以下數種途徑：

第一、就臺北市舊區市民作相當普泛之調查，設計簡明之字表，列出可能有語音差別之詞彙，記音後分析歸納，討論相關問題並作一完整之說明。

第二、就北市行政區劃之分區，每區選擇適合之發音人，作較深入之抽樣調查，然後再作綜合之報告。

以上途徑如時間容許，則可擇一進行，或同時進行，但先決條件在於必須具有充分之人手及基本之經費。文獻委員會為市政府中較不受重視之機構，人手既不足，經費亦有限。作者為文獻會委員之一，以研究音韻學、方言學為職志，自感責無旁貸，惟本身另有專職，在人手經費兩皆不足之情形下，復難以付出充分之時間，故雖有理想之途徑，實無法徹底遵循。

經一再考慮，目前採取另一途徑：

以民國四十二年先師董同龢先生所調查之臺北方言語料為基礎，該方言為「流行於臺灣北部的一種閩南話」，發音人為呂碧霞女士，經訪查呂女士為臺北人，今年六十六歲。今再調查不同年齡層之發音人，將舊語料中之詞彙一一詢問，記錄發音之差異。增加之發音人二人，一為王竹雄先生，世居臺北吳興街，今年四十六歲；另一人為王先生之女王彩霞小姐，今年二十四歲。三位發音人之年齡差距為二十年左右。

此一方法一方面將新舊語料合併說明，使以往對臺北方言之記錄與今日之新記錄同時並列，藉以觀察方言差異。此一差異可能為小方言之不同，可能為個人代表社會群體之不同，亦可能為漳音泉音參雜後產生之方言變體。另一方面藉年齡層之差異，可以分析歷史性之語音演變，尤其父女二人之發音不同，代表今日北市閩南語

演變趨勢之一斑，值得注意。董師所記之詞彙有限，但已足夠觀察音韻結構，故在次章討論音系時列出此一不同年齡層之詞彙比較表。

構詞及句法部分以往雖有若干討論，但失之於零散，最近「重修臺灣省通志稿」中有楊秀芳所寫之文法部分，相當完整。閩南語之文法與國語文法有不同之處，但在臺灣之各地閩南方言間並無差異，無須為臺北市方言之文法另作研究。故本篇請楊秀芳女士為共同撰述人，僅將通志稿中此一部分之原文略作修訂，成為本篇之第三章及第四章。

附錄一為董師所記之故事、劇本、俗諺、謎語、歌謠、長篇歌詞及數段實用會話，頗為難得，並可與詞彙比較表互勘。附錄二為楊秀芳所編之常用詞彙舉例，恰可補充詞彙表之不足，有實用之意義。

本篇所用之音標為國際音標，在第二章分析音系時將隨文說明音標代表之意義。聲調符號採用趙元任先生發明之五點制，以最低點為1，最高點為5，其間再分2、3、4三點。以聲調之起迄點為準，直杠為標竿，橫線表示調型及高低。如國語第一聲陰平為 $\bar{1}55$ ，即為自5至5之高平調，第二聲陽平為 $\bar{1}35$ ，即為自3至5之高升調。因聲調符號不易排印，時有混淆之虞，故一律以數目字代替，如「開 $k'ui44$ 」、「九 $kau53$ 」等。惟附錄一引用舊記錄，未加改正，另加說明。

在討論一般聲調問題不牽涉調值時，則僅標調類，在音標或文字之四角加小半圓符號標明。如：陰平 \square^0 、陰上 \square^1 、陰去 \square^2 、陰入 \square^3 ；陽調則多加一小橫標示之：陽平 \square^0 、陽上 \square^1 、陽去 \square^2 、陽入 \square^3 。

本篇除實際記音之記錄外，主要材料引自下列三書：董同龢、趙榮琅、藍亞秀：記臺灣的一種閩南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二十四、民國五十六年；丁邦新、楊秀芳、羅肇錦：重修臺灣省通志住民志語言篇、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待刊；丁邦新：臺灣語言源流、學生書局、民國六十八年。

第二章 臺北市閩南語之音系

上文第三項曾說明臺北市之人口三十年來增加四倍，除來自大陸各省使用各種方言之居民外，有少數客家人，大多數則為以閩南方言為母語之居民。

根據平日之觀察，臺北之閩南語泉音較盛，二十年前將南部北來之閩南語視為「下港腔」，意即鹿港以南之方言腔調。近年來因工商發達，來自全省各地之人口為量甚大，又因高等學府林立，經大專聯考北來求學之學子每年皆有數萬人，流通量亦甚大。故臺北市之閩南語已有兼收並蓄之現象，除沿襲福建閩南語文白夾雜之特色外，復有廈門、漳州、泉州方音之混合，一字多音之現象屢見不鮮，使用者亦不以為怪。如「飛」有 cpe 、 $cpue$ 、 $cpə$ 三讀，「月」有 $guat_2$ 、 $ge^?_2$ 、 $gue^?_2$ 、 $gə^?_2$ 四讀。文言音偶爾僅見於成語之中，絕大多數情形與白話音混而不分。本章討論之音系即為此種文白夾雜之日常用語，主要根據基於第六項之三種年齡層詞彙比較表。

說明音韻系統時以六十歲層呂碧霞女士之語音為主，如有差異，則繼續說明四十歲層王竹雄先生之語音，再次始為二十歲層王彩霞小姐之語音。如完全相同，即不特別說明。

第一項 聲母

臺北市方言共有十八個聲母：

發音部位 發音方法		雙唇	舌尖	舌葉	舌根	喉
清 不送氣	塞音 塞擦音	p	t	ts	k	q(?)
清 送氣	塞音 塞擦音	p'	t'	ts'	k'	
濁	塞音 邊音 塞擦音	b	l	dz	g	
濁	鼻音	m	n		ŋ	
清	擦音			s		h

發音方法說明：

一、在不送氣清音欄中有塞音與塞擦音之別，送氣清音欄中亦然，而同部位之下並無塞音與塞擦音並存，故此一分別並無必要。

二、濁音欄中有塞音、邊音、塞擦音之別，然同部位之下亦無並存之語音，故此三類之區別亦非必要。

三、鼻音欄中m n ŋ三音與b l g三音成互補狀態，並不出現於相同韻母之前，前者僅接鼻化元音及成音節之鼻音，後者則接不鼻化之元音韻母，如「馬」文讀^cbe，白讀^cmã，故此三對濁音可以併為三個音位。目前為使用方便計，不加合併，使讀者易於了解。

發音部位說明：

一、舌葉音與舌尖音一般合稱舌尖音，以閩南語而言，發t、t'等音時，動作之部位為舌尖；而發ts、ts'等音時，則動作之部位為舌葉，故以實際發音情形判斷，應加分別。同時，上文說明塞音與塞擦音時，曾指出同部位之下無兩音並存者，此處如不將舌尖舌葉分列，則必須分別塞音及塞擦音，有不經濟之虞。

二、喉音部分有喉塞音 ʔ 置於括號之中，可視為零聲母，一方面零聲母 \emptyset 與喉塞音之出現並無對立情形，另一方面零聲母起首之音節時有緊喉作用之存在，可以逕寫為 ʔ- ，今為簡化起見，聲母一律省去喉塞音符號。

基於以上之討論，如以傳統音韻學名詞「全清」指稱清不送氣之音，「次清」指稱清送氣之音。復將不必分列之塞音、塞擦音合併，濁音部分亦歸為一類，則聲母系統可以簡化如下：

	雙唇	舌尖	舌葉	舌根	喉
全清	p	t	ts	k	$\emptyset(\text{ʔ})$
次清	p'	t'	ts'	k'	
濁	b/m	l/n	dz	g/ŋ	
清擦			s		h

其中b/m、l/n、g/ŋ之寫法表示其實為一個音位，分用兩個符號表示。濁音l之音值基本上為邊音，但阻塞成分較一般邊音為多，亦有方言逕讀為d者，觀察其音韻關係與濁塞音無異。

舌葉音「ts、ts'、dz、s」四者後接i元音或i介音時，有顯著之顎化現象，幾乎成為舌面音「te、te'、dz、e」，與國語之「ㄐ、ㄑ、ㄒ」甚為接近，惟部位略前。此一變化純為語音性，故在符號上不

加區別。

舌葉濁擦音「dz」僅見於六十歲層之語音中，在較年輕之兩位發音人口中皆讀為「l」，然比較臺灣其他地區之閩南語，可知此種差異未必為年齡層之差別，極可能仍為上文第一章第二項所說漳泉方音之不同。在臺北市方言中，讀「l」聲母者仍佔優勢，可能由於本來使用泉音者為數較多，而「l」亦較「dz」易於發音。

聲母舉例：

p : ɕpai排、^cpiã餅、pu^o富、pe^ʔ₂白。

p' : ɕp'aŋ蜂、^cp'ai(歹)、p'o²抱、p'ak₂曝。

b : ɕbin眠、^cbe尾、bin²面、bɔk₂牧。

m : ɕmĩ棉、^cmuã滿、mã²罵、mi^ʔ₂(物)。

t : ɕtɔ圖、^cte短、tiŋ²定、tap₂答。

t' : ɕt'o桃、^ct'iu丑、t'i^o剃、t'ak₂讀。

l : ɕlɔ奴、^cli里、lai²內、lik₂曆。

n : ɕnĩ年、^cnŋ軟、naũ²鬧。

ts : tsia^o蔗、^ctsui水、tse²坐、tsi^ʔ₂舌。

ts' : ɕts'ɔ粗、^cts'iu手、^cts'ai絲、ts'it₂七。

dz : ɕdzu如、dzi²字、dzit₂日。

s : ɕsã衫、^csi死、sŋ²算、sit₂失。

k : ɕkue瓜、^ckui幾、kɔ^o顧、kut₂掘。

k' : ɕk'im琴、^ck'uan款、k'i²柿、k'ak₂殼。

g : ɕgi疑、^cgi語、gɔ²五、ge^ʔ₂月。

ŋ : ɕŋiã迎、^cŋɔ五、ŋĩ^o硬。

h : ɕhi魚、^che火、hien²現、hui^ʔ₂血。

∅ : c_{10} 搖、 c_{ϕ} 啞、 au^2 後、 $ua^?_2$ 活。

其中dz一欄，在兩位較年輕之發音人語音中一律讀l。換言之，dz與l為同一聲母，聲母總數減為十七。

第二項 韻母

臺北市閩南語之元音系統因發音人而有不同，呂女士語音中元音共有六個：

i、e、a、ɔ、o、u，

王先生則有八個：

i、e、ə、a、ɔ、o、u、w，

大體上，除小部分字之w與前者之u相當外，前者之i相當於後者之i及w；前者之e相當於後者之e及ə。而w元音在前接舌葉音ts、ts'時，復有一同位音l，即一般所說之舌尖元音，與國語中「資此四」等字之元音相同。從音位觀點考慮，實際上無須分列。至於二十歲層發音人王小姐之元音僅有六個：

i、e、a、ɔ、o、u，

與呂女士之元音系統相同。此一現象可能並不表示i元音在不同環境下變為i及w，而在年輕人語音中復合流為i。似應視為方音參雜，通常廈門音、漳州音有六個元音，而泉州音則有八個。顯然王先生之語音偏於泉音，而其女之語音則受求學環境及社會環境之影響偏於漳音。此一分歧情況與聲母dz與l之分歧不同。實際例字請見下文。

韻尾部分則一致有七種：

m、n、ŋ、p、t、k、ʔ。

元音與韻尾組合為韻母，i u兩音亦可出現於低元音之前作為介音，呂女士之語音共有六十七個韻母：

	i	e	a	ɔ	o	u
一、			ia		io	
		ue	ua			
二、			ai			ui
			uai			
三、	iu		au			
			iau			
	ĩ	ẽ	ã	õ	õ	
四、			iã			
			uã			
五、			aĩ			uĩ
			uaĩ			
六、	iũ		aũ			
			iaũ			
七、	im		am			
			iam			
八、	in		an			un
		ien				
			uan			
九、	iŋ		aŋ	ɔŋ		
			iaŋ	icŋ		
十、		ṃ	ŋ̣			

十一、	i [?]	e [?]	a [?]	o [?]	u [?]
			ia [?]	io [?]	
		ue [?]	ua [?]		
十二、					ui [?]
十三、	ip		ap		
			iap		
十四、	it		at		ut
		iet			
			uat		
十五、	ik		ak	ɔk	
			iak	io̯k	

第一欄為單元音及帶介音之韻母，第二、三欄為複元音。第四、五、六欄為鼻化韻母，此處產生標音問題，上文討論鼻音聲母時曾說明m- n- ŋ-只接鼻化韻母及成音節之鼻音，但為使用方便計，並未與b- l- g-合為音位。在理論上，在m- n- ŋ-之後之鼻化韻母自可省去鼻化符號，如「瞞、麻」皆讀為_cmuã，僅標作_cmua即無問題，因鼻音聲母自然造成韻母之鼻化。但鼻化韻母亦出現在其他聲母之後，從押韻觀點而言仍宜將鼻化符號標出。例如：

(一)省去符號：棉_cmi，天_{ct}/ĩ，奇_cki。

(二)不省符號：棉_cmĩ，天_{ct}/ĩ，奇_cki。

以(一)為準，則「棉」字不能與「天」字押韻，反與「奇」字同韻，此與事實不符；以(二)為準，則「棉、天」同韻，與「奇」不同，合於發音人之語感。故鼻化韻母部分較一般不標出之系統為多。

第七、八、九三欄分別為收-m、-n、-ŋ尾之陽聲韻；第十欄

為成音節之鼻音。

第十一、十二兩欄為帶喉塞音尾之入聲韻母，亦有標音問題。如： $mĩ^?_2$ （物）之韻母為鼻化元音加喉塞音，鼻化作用可能由聲母引起，為無辨義作用之語音，故將鼻化符號省去，寫成 $mi^?_2$ 。此與上文處理鼻化韻之方法不同，在押韻上或可得到支持，如 $mi^?_2$ 字似可與「鐵 $t/i^?_2$ 」字押韻，但例字太少，難以說定。此外亦有特殊之擬聲字以鼻化韻加喉塞音為韻母者，可能為邊際情形，暫不考慮。

第十三至十五三欄分別為以-p、-t、-k為韻尾之入聲韻母。

韻母舉例：

- i : ct/i 豬、 ${}^c tsi$ 煮、 pi^2 備。
- e : cpe 飛、 ${}^c te$ 底、 te^2 帝。
- ue : cpe 飛、 ${}^c kue$ （粿）、 $tsue^2$ 罪。
- a : cka 家、 ${}^c pa$ 飽、 ta^2 罩。
- ia : cts/ia 車、 ${}^c tsia$ 姐、 ki^2 寄。
- ua : $ctsua$ 蛇、 ${}^c sua$ 徙、 tua^2 大。
- ɔ : $ctɔ$ 圖、 ${}^c hɔ$ 虎、 $pɔ^2$ 布。
- o : clo 勞、 ${}^c so$ 鎖、 ho^2 賀。
- io : cio 搖、 ${}^c tsio$ 少、 bio^2 廟。
- u : csu 私、 ${}^c ku$ 久、 pu^2 富。
- ai : cba 眉、 ${}^c tsai$ 早、 lai^2 內。
- uai : cua 歪、 ${}^c kuai$ 拐、 $kuai^2$ 怪。
- ui : cui 肥、 ${}^c tsui$ 水、 k/ui^2 氣。
- iu : $ctiu$ 綢、 ${}^c tsiu$ 酒、 kiu^2 救。
- au : $clau$ 流、 ${}^c kau$ 狗、 tau^2 豆。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 iau : ɕiau (餓) 、^ɕhiau 曉 、t'iau^ɔ 跳 。
 ĩ̃ : ɕpĩ 邊 、^ɕtsĩ 井 、t'ĩ^ɔ 鄭 。
 ẽ : nẽ | · (見於 ia33 ne | · 還有呢 ?)
 ǎ̃ : ɕsǎ 三 、^ɕkǎ 敢 、tǎ^ɔ 擔 。
 iǎ̃ : ɕsiǎ 城 、^ɕpiǎ 餅 、kiǎ^ɔ 鏡 。
 uǎ̃ : ɕtua 單 、^ɕuǎ 碗 、puǎ^ɔ 半 。
 ǿ̃ : ɕŋǿ 五 。
 õ̃ : ɕmõ (見於 ^ɕtso ɕmõ 怎麼) 。
 aĩ̃ : maĩ̃^ɔ (不要) 。
 uaĩ̃ : ɕmuaĩ̃ 糜 。
 uĩ̃ : ɕmuĩ̃ 媒 、^ɕmuĩ̃ 每 。
 iũ̃ : ɕniũ̃ 娘 、^ɕniũ̃ 兩 、tiũ̃^ɔ 脹 。
 aũ̃ : naũ̃^ɔ 鬧 。
 iaũ̃ : ɕniaũ̃ (貓) 、^ɕniau (見於 ^ɕniau ɕts'u 老鼠) 。
 im : ɕlim 林 、^ɕtsim 枕 。
 am : ɕham 含 、^ɕkam 敢 、am^ɔ 暗 。
 iam : ɕkiam 鹹 、^ɕtiam 點 、tsiam^ɔ 漸 。
 in : ɕsin 神 、^ɕkin 緊 、tin^ɔ 陣 。
 ien : ɕdzien 然 、hien^ɔ 獻 。
 an : ɕtan 陳 、^ɕt'an 趁 、san^ɔ (貧苦) 。
 uan : ɕtsuan 泉 、^ɕuan 遠 、guan^ɔ 願 。
 un : ɕbun 文 、^ɕpun 本 、pun^ɔ 畚 (見於 pun^ɔ ɕki 畚箕) 。
 iŋ : ɕpiŋ 朋 、^ɕkiŋ 揀 、tiŋ^ɔ 定 。
 aŋ : ɕpaŋ 房 、^ɕkaŋ 港 、baŋ^ɔ 夢 。

- iaŋ : ɕhiaŋ 香、^cts'iaŋ (見於^cts'iaŋ ck'a ke^o 單腳跳)、hiaŋ^o 向。
- ɔŋ : t'ɔŋ 通、^ckɔŋ 廣、tsɔŋ^o 葬。
- ioŋ : ɕtioŋ 中、^cioŋ 勇、sioŋ^o 相。
- m : ɕhm 媒、^cm (見於a ^cm 伯母)。
- ŋ : ɕmŋ 門、^ctŋ 轉、pŋ^o 飯。
- i[?] : bi[?]₃ 避、ti[?]₂ 碟。
- e[?] : se[?]₃ 雪、be[?]₂ 脈。
- ue[?] : ts'ue[?]₃ 切、gue[?]₂ 月。
- a[?] : pa[?]₃ 百、ta[?]₂ 踏。
- ia[?] : pia[?]₃ 壁、tia[?]₂ 糴。
- ua[?] : bua[?]₃ (抹)、ua[?]₂ 活。
- o[?] : to[?]₃ 桌、po[?]₂ 薄。
- io[?] : io[?]₃ 約、tsio[?]₂ 石。
- u[?] : tu[?]₂ (戳)。
- ui[?] : hui[?]₃ 血。
- ip : tsip₃ 執、dzip₂ 入。
- ap : tap₃ 答、tsap₂ 十。
- iap : siap₃ 澀、liap₂ 粒。
- it : ts'it₃ 七、tit₂ 直。
- iet : piet₃ 別、dziet₂ 熱。
- at : sat₃ 蝨、lat₂ 力。
- uat : huat₃ 發、guat₂ 月。
- ut : ts'ut₃ 出、kut₂ 掘。
- ik : tik₃ 竹、lik₂ 曆。